

文稿

重整館藏清家底，東海珍藏為世知--
讀《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新編》札記

郭明芳*

前言

中國古籍線裝書究竟有多少，在「全世界漢籍總目」編纂完成之前誰也不知道。而面對如此龐大的古籍普查編目計畫，非一時可達成，也是不爭事實。但我們研究需要知道某書存藏與流傳情形怎麼辦？那也只能夠透過各館先行整理的古籍或線裝書目(書志)了。而這樣的線裝書目或許就是全球總目的基礎。

館藏線裝書的整理曠日廢時，「大館」館藏豐富，但缺乏專門人才，或謂編目亦夥，整理起來相當不容易，更別說出版了。至於「小館」，藏書不多，只要有心，館藏書目、書志的編成，不僅容易，而且有幾大效果：其一是摸清自家「家底」情形，其二是館藏可以廣為讀者所知與利用，其三是鼓勵「大館」編制。因此，沈津曾在多篇文章呼籲各「小館」善本書目、書志應早日編成。

「東海大學圖書館」作為臺灣幾個擁有善本線裝書的大學圖書館，從創校伊始，即陸續蒐購古籍，也累積不少珍貴資料。今欣見該館《善本書目新編》出版，初步閱讀後，撰本文介紹並提出筆者淺見。一方面希望該館日後能以此為基礎撰寫書志，一方面樂見以「東海館」為起點，臺灣各館善本書目、書志的新編能夠早日進行，俾供學界參考。

一、臺灣公藏古籍善本書目編纂概況

談到「東海」館藏線裝書正式整理出版為書目，應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六、七〇年代之交¹。一九六〇年代末，臺灣幾個藏線裝書的圖書館獲得「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資助，出版了各館善本、普通本線裝書書目²。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¹ 有關「東海」館藏從購置到編目情形，詳見謝鶯興〈東海大學古籍整理概述〉(《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二期，2001年11月)。

² 這些館包括了「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國防研究院」(今已裁撤，藏書歸於「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省立臺北圖書館」(今「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與「東海大學圖書館」諸館。而有關「東海」館藏者因篇幅不多，與他館合編為一冊，計有《善本書目》(與央圖、臺師合編，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1971年6月)與《普通本線裝書目》(與臺大、省北圖、國防研究院、臺師大合編，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1968年8月)兩種。

但經過三、四十年，各館館藏或有遺失，或有新增，而不能反映現有館藏；再加上當時所編書目因時空關係，或著錄未詳，或有錯誤。因此，往後幾年許多館另行編輯書目新編，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今「國立臺灣圖書館」）於 1990 年代初就有重新編輯出版《館藏線裝書目》。然大多數的館藏書目或太過龐雜，或無相關古籍編目或版本人力，一時未能更新。

近十餘年以來，除臺北「國家圖書館」將館藏善本書撰寫為《書志（稿）》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以專藏方式重編書目較為可觀外，其餘諸館也並沒有積極動作³。倘若有新書目出版者，或僅「藏書卡片紙本化」而已，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館藏善本暨普通本線裝書圖書目錄》（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2012 年 12 月）。

今「東海大學圖書館」能夠在人、物力維艱情況下，陸續將館藏整理，除本《善本書目新編》外，另有「和刻本」以及贈書目錄專藏書目多種整理出版，誠有心之人也。

二、《東海善目新編》編纂與編纂者

「東海」館藏善本書目的重新整理，有兩項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因緣際會，如「和刻本書目」的編成，是由於潘美月先生提議「臺灣地區和刻本總目」下進行的。可惜這個計畫至今只見到「東海」、「臺大」有相關成果而已。

另一方面，筆者以為是該館有心整理，以服務讀者的表現。蓋書目的新編，對館藏而言，是一次的總檢查，對前《目》的錯誤得以改正，對新入藏書也可以整理登錄，不僅對內可以知悉館藏如何，對外也是一種服務學人的表現；否則某些書的展示也僅止於熟識者，對於一般研究者而言不僅無法得知，而且對於研究也有所缺憾。

本書在以上兩項因素下，持續編訂，一邊整理，一邊將成果先發表於該館《館訊》（自 2008 年 3 月新 78 期始），以提供讀者與學界參考指正。編者日積月累，於整理一段落後，逐年出版古籍線裝系列書目。以館藏線裝書目新編者，計有《經史部》、《子集部》與《叢書暨方志部》三種。

³ 除「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外，傅斯年館經部《書志》也於 2013 年 12 月出版。另外還有些更小的館亦有相當成果，如魏宇萱、李明俠〈東吳大學古籍珍善本書志初稿〉（《東吳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31 期，頁 1-30，2010 年 10 月）、李明俠〈東吳大學古籍珍善本書志初稿補遺〉（《東吳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37 期，頁 1-17，2013 年 12 月）與駱至中編輯、林慶彰審定《佛光大學王雲五紀念圖書室線裝書目錄》（宜蘭：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2012 年 7 月）等。

本書主編者陳惠美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現任教「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著有《徐乾學及其藏書刻書》（碩士論文）、《朱彝尊經史之學研究》（博士論文）等書與學術論文若干。

本書另一位主編者，謝鶯興（1954-）為「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員，臺中人，「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兼任該校中文系講師。編有《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天糧館贈書·基督教文獻書目（附索引）》、《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目錄初稿（附索引）》、《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早期師長著作目錄彙編》，另著有《胡應麟及其圖書目錄學研究》（碩士論文）等書；以及〈方師鐸先生的生平與風範〉、〈方師鐸先生作品整理記略〉、〈邊貢華泉集板本考述〉、〈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和刻本線裝書概述〉、〈古籍板本考辨--以牌記著錄為例〉、〈來知德周易集註板本考述〉、〈顧炎武音學五書板本考〉與〈量身打造：論線裝古籍「六合套」的製作〉單篇論文多篇。

三、關於善本書目（志）格式

本書名為「書目新編」，實已俱「書志」雛形。撰寫善本書志有其體例，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影響有清一代。迨及清末民初，陳乃乾（1896-1971）據繆荃孫（1844-1919）體制略定有格式，

○○，○幾卷

○○藏書家（撰人上有籍貫或官銜需照原書卷首鈔寫）○○刊本（何時刊本需略具鑑別力）。每半葉○行、行○字，白（或黑）口，單（或雙）邊，中縫魚尾下有○幾字，卷尾題○○（此計校刻人姓名或牌子）前有○幾年○○序，○幾年○○重刻序，後有○幾年○○跋。○○字○，○○人，○幾年進士，官至○○（撰人小傳可檢本書序跋或《四庫提要》節鈔），書為門人○○所編集（或子姪所編或自編），初刻於○年，此則○○據○○刻本重刻者。○氏○齋舊藏，有○○印。⁴

此格式粗具規模，或可謂《四庫總目》以來對善本書志格式的補充。上世紀以降，各公私藏書善本書目（書志）皆依此格式而略有不同。

王重民（1903-1975）作為現代重要版本目錄學者，編有《中國善本書提要》，是書主要收其經眼美國「國會館」、「北大館」善本編輯而成。《中國善本書提要》對日後亦有影響，例如沈津（1943-）自述撰《美國哈佛大學哈佛

⁴ 引見陳乃乾〈海上書林〉，收入《陳乃乾文集》（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4月），頁10。

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後，曾說，

我是 1992 年的 5 月 1 日開始撰寫《哈佛燕京善本書志》的，寫的都是該館藏宋元明刻本，約 1500 種，領導（筆者案，吳文津先生）給的原則是「寫一本類似王重民先生那樣的《中國善本書提要》書志」。寫作中，沒有人來和你討論如何去寫，也沒有人來和你談什麼版本，所以，一切的一切，即使碰到了問題，都要靠你自己去解決。⁵

當然，在撰寫過程中沈先生就發現王氏的格式不敷使用，他在一篇專訪中談及善本書志撰寫的格式，說，

…我試著寫了幾條，覺得王重民的《提要》寫得太簡單，不少是卡片內容的擴大，沒有勾稽出原書的內涵和版本依據，於是對吳先生說，可否寫得詳細些。當時的想法是，這些善本書到我手裏同樣是翻一次，那麼所有書名、作者、版本、卷數，包括其他稽核項，尤其是作者小傳、書的內容是什麼，比如它有十卷，每卷又是說什麼，作者為什麼要寫這部書，這些問題的答案大都在序或跋裏可以呈現出來。還有，這部書有什麼特點，在書坊印書時有沒有扉頁或其他類似版權的像牌記之類的東西，包括藏書印等資訊，我覺得都應該予以反映。至於這部書現在流傳的情況，藏在什麼地方，則更應該反映。因為過去的善本書志從來沒有這方面的資訊，既然機會只有一次，無非你是多花些時間，就可以為別人省下很多精力，而我願意多付出些力氣，為別人提供一些方便。…寫好書志確實是一門學問。我認為，撰寫善本書志，不僅要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更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乃至搜討佚亡，而備後人征考。所以應在前人的基礎上更加詳細地揭示書之內容版本，盡可能精審確鑿，而不僅僅是一張圖書館卡片的放大，這樣的書志才會對讀者更加適用。因此，《哈佛書志》是將書名、卷數、行款、板框、題名、序跋先作揭示，再著錄作者簡歷、各卷內容、撰著緣由及序跋、版本依據、全書特點，甚至諱字、刻工、寫工、繪工、印工、出版者、其他館藏、收藏鈐記等，盡可能地將這些資訊一一記錄，供研究者參考利用。⁶

當然這樣的思路反映在他所編纂的《哈佛燕京書志》中，駱偉教授稱之為

⁵ 引見沈津〈哈佛燕京善本書志終於出版了〉書叢老蠹魚博客，網址：<http://blog.sina.com.cn/harvardduyu>。

⁶ 引見任雅君專訪〈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編纂訪談記〉，網址：<http://blog.sina.com.cn/harvardduyu>。

「哈佛燕京模式」，他曾在〈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序〉稱有八大特色，他說：他能總結前人的成果，傳承發揚祖國典籍整序的優良傳統，並根據時代的需求，大膽加以創新，使之更為完善…，歸納起來有如下幾點：
一、準確著錄圖書的外型特徵。…二、介紹圖書的內容。…三、考證作者的署名、別號等情況。…四、引錄有價值的原書序跋和考證後人的批校和題識。…五、考究版本的時間、出版者，揭露書賈作偽牟利的方法。…六、詳記藏印，辨別真偽，考究收藏經過。…七、介紹一書存世的其他版本。…八、介紹作者生平事蹟，瞭解作者寫書目地及其研究方向等等。…⁷

吾人或許可以借鑑沈先生經驗來為書志撰寫開出一條路。

四、《善目新編》的特色

筆者認為《善目新編》有幾項特色。

(一) 著錄詳盡，提供訊息

整理館藏除重新對館藏進行清理外，最重要是提供他人方便。在這樣理念下，對於館藏著錄當然越詳盡越好，舊《錄》有誤當更正，舊《錄》不清楚當加詳，而非舊《錄》重抄一過，或館藏目錄再一次的紙本化而已。本書格式乃與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相近，除提供館藏某書基本訊息，如書名、作者、卷數、版式行款、索書號外，對於若干圖書更提供序跋、刻工、藏印與考訂資料，超越書目程度，可比之書志。這對於我們運用上實在很方便。在此舉《初學記》為例說明。

《初學記》三十卷二十四冊，唐徐堅等撰，明嘉靖十年(1531)錫山安氏桂坡館刊本，C14.11/(1)2877。

附：宋紹興四年(1134)劉本〈初學記序〉、〈初學記目錄〉(次行題「唐光祿大夫行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撰」)。

藏印：無。

板式：白口(間見細黑口，板心上方間見題「安桂坡館」)，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四字。板框 16.4×20.9 公分。版心上方間見題「安桂坡館」(卷二十八及卷二十九前七葉題「桂坡館」)，魚尾下題「初學記卷○」及葉碼，板心下方有刻工姓名。

⁷ 引見駱偉：〈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序〉，收入沈津編《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頁6。

各卷首行題「初學記卷第○」，卷一次行題「光祿大夫行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奉」，三行上題「勅撰」，下題「錫山安國校刊」（卷二以降則上題部類名，下題「錫山安國校刊」），卷末題「初學記卷第○」。

按：刻工姓名有：陸奎刻、宅、朝、章景華、表、唐、悅、忠、其、周永日、青、王、高、周、古、方、仁、良、征教、瑞、李鳳、球、征子明、雇、李、雇俊、云、世祥、憲、正、伯、來、唐瓊、征云、永日、徐、子南、江、周永、文、澄、何其、其方、清、陸云、何、征鑿、陸教、高成、陸淮刻、奎、受、李清、何表、張教、何朝忠、雇田、袁、徐方、徐仁、頤俊、李、六、陸子明、吳、李安、何球、何忠、何瑞、何文、朝忠、六教等人。

而本書尤難能可貴的是館藏古籍大多已提供書影。蓋文字敘述有時而窮，書影很清楚可以反映某書情形，尤其在與他館書作版本比對時尤為重要。

（二）更正舊《錄》，而有所本

本書對於某書刊印時代考訂，如有新資料則更正舊《錄》不足；如資料不足，則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於援引舊《錄》備考，以待來日再考。這對館藏整理或讀者而言，是很慎重的。

（三）數位檢索，方便學人

本書除出版紙本書外，另建有「館藏線裝書資料庫」（網址：

<http://140.128.103.27/libbook>）。此資料庫可做書名、人名的檢索，以網頁方式呈現（分簡版與詳版兩種）。除此之外，也於某書下方提供 PDF 檔與書影下載服務。



（東海館藏線裝書資料庫）

五、對《善目新編》的期許

本書編者遠在臺中，相關資源不如臺北之豐富，而能有如此成果，實令

人敬佩。筆者曾就館藏相關圖書再進行考論，此不贅言⁸。現就一些比較大的問題，提出不成熟想法就教。

(一) 書志與書目

雖然「書志」與「書目」有很大不同，但以讀者而言能夠提供更多訊息是比較重要，而非僅是著錄的紙本化。本書雖名「書目」實已具「書志」雛形，倘能再增加資料或許更便利使用者。

本書編者謝鶯興先生曾在文章談到該館曾有撰書志計畫以及未能持續原因，他說：

前些年曾藉由中研所延聘潘美月教授講授目錄學、板本學的機會，請修習此課程的研究生協助整理線裝古籍，撰寫敘錄（尚未編訂成冊），惜因館藏古籍，不論在數量或板本上，都無法與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相比擬，因此此合作計畫未能延續（目前東海亦未開授這類課程）。⁹

筆者認為這倒不是問題，其實只要有心，一定可以達成的。沈津當時受聘於「哈佛燕京」撰寫書志，當時也僅以王重民《中國善本書目錄》為底本

⁸ 筆者相關考論文章如次，

1. 〈從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正續名世文宗考論是書刊印時地〉，《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43 期，2013 年 8 月，頁 57-61
2. 〈從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明刊本韋蘇州集版本著錄談起〉，《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44 期，2013 年 9 月，頁 97-10
3. 〈談古籍刻工及其工具書整理現況--兼考東海館藏《西漢文類》刻工〉，《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45 期，2013 年 10 月，頁 88-92
4. 〈從書影與版本鑑定談起--讀東海館藏善本書目新編札記〉，《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46 期，2013 年 11 月，頁 70-80
5. 〈東海藏周易大全非和刻本乃朝鮮本考述--附和刻本、朝鮮本研究書目〉，《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47 期，2013 年 12 月，頁 85-97
6. 〈東海館藏虞註杜律為朝鮮本考述〉，《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48 期，2014 年 1 月，頁 73-80
7. 〈本衙藏版蜀碧為嘉慶間刊本考〉，《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49 期，2014 年 2 月，頁 55-62
8. 〈東海館藏重訂路史全本刊印時間再考〉，《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50 期，2014 年 3 月，頁 40-43
9. 〈從東海館藏班馬異同談古書序跋與版本鑑定--兼對國內是書版本著錄問題商榷〉，《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52 期，頁 85-95，2014 年 5 月
10. 〈東海藏周易本義為胡儁重刊本考〉，《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53 期，頁 71-77，2014 年 6 月

⁹ 同註一。

就上工。十餘年來，他一邊以王書為基礎，一邊琢磨善本書志應有的內容與規範，終於在十八年後有煌煌六巨冊書志出版。因此，「東海館」不妨以《哈佛燕京館書志》為範式，將館藏善本書（或說線裝書）編寫書志。

（二）檢索系統

書目的功用在便利讀者，讀者會翻檢書目只是當成「工具書」翻檢，很少會從一而終閱讀。而本《書目》目次部分僅列大類、小類，雖第三冊「叢書部暨方志部」有附總目（按各篇次序編排），然於檢索上仍不便於查檢。所謂檢索，即按照某種方式，如拼音音序、筆畫等排列，使讀者得以快速找到所需資料。

而相較於該館其他書目著作言，僅《和刻本書目》有附書名、作者或其他索引，這一點的確需要增補的，否則對讀者而言，是十分不便利的。或許這部《書目》僅是實驗集結，限於時間未能編制，如日後正式出版，可以附上書名、作者索引之外，另外像是刻工、刻書舖或藏印的索引也能編制，那就更方便讀者。以後者（刻工、刻書舖或藏印索引）而言，絕大多數的書目（書志）都沒有這樣的索引。但筆者在撰寫各種文章中，每每因為這類資料必須翻檢各種圖書，頗費力，因此認為日後各類書志應該要附加這樣的索引，以便利讀者。

（三）其他宜再加以注意者

本書在行文或版本上有些宜再加以修正處頗多，如《東海善目新編》著錄《三傳經文辨異》為「稿本」（頁46）。然此書稿本舊藏「傅斯年館」，該館著錄作「焦氏廷琥手錄稿本」¹⁰。而本書內文敘述亦作某氏所抄，故宜改作某氏「謄抄本」或「過錄本」，諸如此類。以下筆者分別就《善目新編》內容上再提出一些管見，

1. 序文應儘量錄全文

許多善本書對於館藏某書序跋的抄錄甚為嚴格，但序跋對研究者而言甚為重要，例如探討作者（編者）撰作旨趣、編輯過程與生平資料等。因此，此類資料應儘量照錄於書目（志），這樣對讀者而言，除非必要到館借閱，可以免去舟車勞頓之苦；另外對於館藏保護也是有助益的。

2. 作者應有小傳說明

《四庫總目》例，對於所收的每一書皆有附作者小傳，以便對該書作者

¹⁰ 按，該館又有1934年《邃雅齋叢書》影印稿本，臺北「藝文印書館」有影本。

生平、撰作，以及其學術評價，能有更多資料與認識。而本《書目》於此項缺焉，尤其全文。故日後如欲撰作書志或其他書目時，或可增加。這類小傳或可透過各種人名辭典節錄即可。

3.書影、藏印應完整

筆者於前已談論附書影的好處，雖《新編》絕大部分館藏皆附書影，然亦有另一種情形，雖有附書影，但未見該書特殊地方者，如牌記、印記等，例如說《班馬異同》一書扉頁文字或許因為接近書緣以致切到，然此扉頁對考訂現存該書版本提供重要證據。因此，筆者以為書影應以某書卷一葉一為主，如有特殊者，如扉頁、牌記、藏印、後人題跋等，亦應附入。

其次，藏印部份，亦應著錄詳盡，而非只是全部羅列而已。例如說，藏印可再細分「藏書家印記」與「書坊（紙廠）印記」兩種，應該分別著錄之。

六、《善目新編》價值

（一）起頭作用

臺灣公藏古籍各館，除「國圖」善本書志已編成外，「臺大」、「傳圖」近年也在急起直追。然其他各館，或館藏龐大，或無人力編纂，或不重視，一時之間也難見到成果。而「東海」所藏雖不多，但館藏不管在版本學價值，或是學術價值，不容否認。因此，「東海館」《善目新編》的編成也是對其他同類館（如「臺圖」、「政大」、「臺師大」、「文大」¹¹等館）有起頭作用。

（二）文獻研究

「東海館」《善目新編》的編成，第二個價值在提供文獻學（版本學）研究者許多資訊。例如說著錄有許多紙廠印記，對於吾人瞭解紙廠、抄（印）書時代與版本鑑定頗有幫助。

又如館藏通志堂刊本《易數勾隱圖》，內文鈐「書直白金三百兩」印（《東海善目新編》，頁 11），對吾人瞭解藏書家印記或購書價格提供一些材料。

又館藏《監本禮記》著錄「文成堂」刻本（《善目新編》，頁 27-28），然多數版心下間有「李光明莊」字，或可對「李光明莊」刻書提供一些線索。按，「李光明莊」為清咸同間金陵皖籍李允銀所開設，以販售科舉、通俗童蒙讀物為主的書坊。沈津〈李光明莊刻的書〉（《書叢老蠹魚》頁 154）一文有附該肆售書目（簡目）一幀，中「經類」有「《禮記集說》玖百文」或即此本；「文成堂」為光緒末宣統間鎮江殷氏所開設之書坊。又筆者所藏光緒甲午（1894）、民國 16（1927）兩年份《李莊價目》亦見此書著錄，殷氏為何得「李

¹¹ 臺北的「中國文化大學」亦有收藏不少線裝書，除接收自「國防研究院」外，也有來自中國大陸學人或本地（如板橋林家）等私人藏書。

莊」書版，「李莊」為何民國間又有同名書販售，或許可再深究。

有關館藏諸書在藏書史研究價值，如《春秋三傳解義》殘卷（《東海善目新編》，頁47）有「愚齋圖書館藏」，對整理「愚齋」藏書又提供一處指引。

又清蘭筏外史纂《靖逆記》六卷，「東海」館藏著錄「清嘉慶二十五（1820）年正道堂刊本」是珍貴版本等披露，對研究者而言，更可藉由此書作進一步探究。

結語

現今臺灣各大館皆積極整理館藏，出版新編書目或延人撰寫書志。這是件可喜的現象：一以家底摸清，有助瞭解館藏情形；二以方便讀者查檢，便利研究。但大多數的館藏「家大業大」，完成「總目」恐須待好些時間。本編雖僅是將《館訊》集結，且未為館藏線裝書全編，然值得肯定。如能以此為基礎，重新修訂館藏，編為「書志」，提供學界，則又一大功德。「東海大學圖書館」所藏雖不如他館之富，但「小館」之小，成事容易，就如沈津在一篇文章盛讚「武漢市圖書館」書志一般，「小館也能成大事」者，而這對「大館」而言也是一項激勵。

書名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經部暨史部附書影／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子部暨集部附書影／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叢書部暨方志部附書影
編者	謝鶯興、陳惠美
出版地	臺中：東海大學圖書館
出版時間	2013年1月／2013年7月／2013年12月
頁數	195／322／175
I S B N	978-986-5990-21-3／978-986-5990-32-9／978-986-5990-44-2